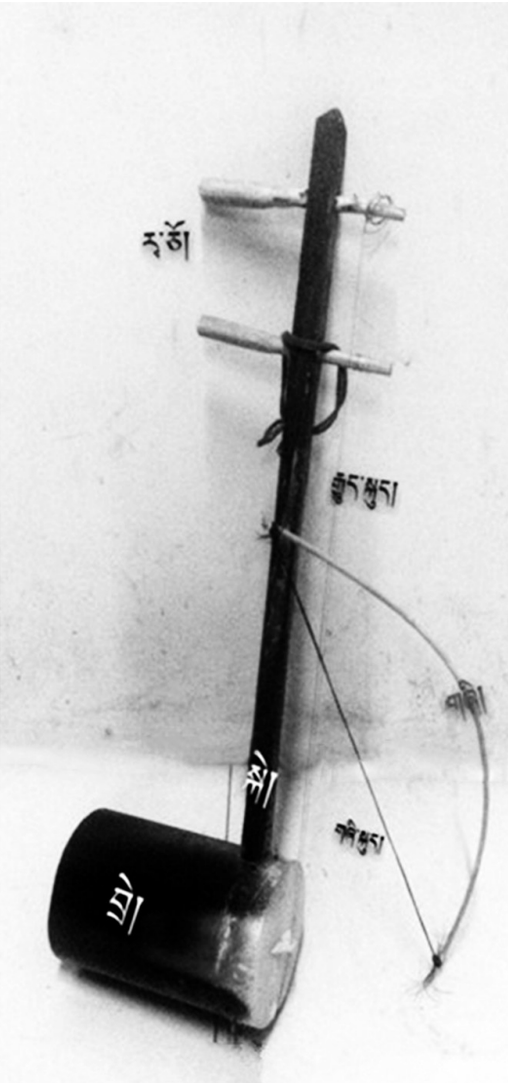

“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在巴塘，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无论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还是三岁孩童，只要一听到胡琴声就会忘情跑去，成群结队地跳起弦子，有时甚至会跳上几天几夜也丝毫没有倦意。

巴塘胡琴

■本报记者 土登 文/图

提起巴塘，“高原江南”四个字就会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那里气候宜人、风景优美、物丰人杰。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各族儿女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独特的民族风情，特别是集诗、琴、歌、舞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巴塘弦子，不但风靡整个藏区，而且蜚声海内外，成为藏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与藏区其他地方的弦子相比，巴塘弦子最突出的特点是更加轻盈抒情、优美典雅，主要体现在曲调旋律、胡琴拉奏手法和舞蹈姿势。2000年5月，国家文化部将巴塘县正式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弦子）之乡”。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跳巴塘弦子的伴奏乐器是胡琴，胡琴的别名有很多，有称“弦胡”的，有叫“毕旺”的，有叫“藏二胡”的，也有叫“扎聂”的。跳弦子时，若少了琴手，就像喝茶少了盐巴、说话少了谚语一样，毫无味道。整个弦子舞蹈的节奏由弦胡手掌握，他们是整个队伍的龙头，弦胡手拉胡琴的手艺与舞艺直接影响全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弦胡手藏语叫“热根”，其中领头的琴手叫“热奔”。跳巴塘弦子舞不受人数和场地限制，在弦胡手的带领下，男性在前，女性在后，按能歌善舞者及长者在前的习惯排列，按顺时针方向围成圆圈且按顺时针方向舞动，领舞的弦胡手是控制节奏和整场弦子舞高低潮的主导者。弦子舞开始时，由领舞的弦胡手引入，所有的参舞者按照这个曲子特定的舞步随节奏翩翩起舞，边舞边唱，循环反复，舞曲的速度由慢逐渐加快，把舞曲推向高潮，一场弦子舞结束时，所有参舞者齐声高喊“谐亚”，意即跳得好，跳得尽兴。在稍作休息后，当领舞的弦胡手拉起另一首曲子时，参舞者再次翩翩起舞，如此一曲曲跳下去，直至弦子舞会结束。

一般弦子队伍人数少的有一至两个琴手，弦子队伍人数较多的有四五个琴手，大型的则可多达十个或十个以上，但弦胡手过多的话，和弦的难度就会成倍增加，要让十多把胡琴发出同样的音质，达到十琴如一琴的效果，除了与弦胡手高超的拉胡技艺和他们掌握歌调、歌词、舞技程度和默契度等有相当的关系外，更重要的就是与胡琴的材料和制作技艺有关。

胡琴制作所需的材料，很早就在巴塘弦子歌词《扎聂曲杂降措（琴赞法音海）》中就有生动描述，大意是：“扎聂曲杂降措，传言无所不要，阳木（琴杆）桦木树枝，阴木（琴筒）杨柳树干，需要金子琴马，需要银子弦轴，需要山羊羔皮，需要骏马尾巴，拉起动听弦子，跳起欢乐弦舞”。民间相传巴塘的第一把胡琴是用野牦牛角做琴筒，用桦木做琴杆和琴轴，用羊皮蒙琴面，用竹条或藤条做拉弓，用马尾做弓弦和琴弦的。后来随着胡琴逐渐在藏区普及，野牛角的缺失，人们开始改用柏木做琴筒。

今年59岁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巴塘弦子的省级非遗传承人扎西家里开着一家“毕旺”（藏胡琴）作坊。他从五六岁开始就跟着父辈们跳巴塘弦子，从十一、二岁开始就制作胡琴，是一位集唱拉跳制于一身的巴塘民间艺人，是巴塘老弦子队队员。在制作胡琴30多年来，扎西已经制作了4000多把胡琴。

扎西谈起胡琴的制作流程，就来了精神，他说：“胡琴的制作技艺主要通过琴杆制作、琴筒制作、琴轴制作、琴马制作、琴轴与琴杆的安装、琴杆与琴筒的安装、鞔皮、整琴组合等八大程序。各个程序之间紧密相联，缺一不可。琴杆也叫“琴柱”，是支撑琴弦、供按弦操作的重要支柱，长60至80厘米，直径约为0.55寸左右。顶端为琴头，上部装有两个弦轴，下端插入琴筒。琴头多由龙头、宝塔等顶装饰，意寓吉祥。胡琴的发音纯净与否与琴杆材料的选择有很大关系，通常把桦木视为上品。琴筒是胡琴的共鸣筒，直径8至10厘米，长度约为15至20厘米左右，为圆形整筒。琴轴琴与琴杆相互垂直那两个犹如圆锥体的部件，木质，前端细小，有一穿弦切口，胡琴的定弦音高主要是靠琴轴来调节。琴杆上扣住琴弦的装置叫千金，用丝弦、尼龙线或布条、皮条等直接把琴弦拴在琴杆上，合适程度要看演奏者指头的长短和琴杆的粗细。琴马的选料、形状以及在琴皮上的安放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胡琴的音质。琴马长约0.4寸，高约0.25寸较为适宜。安装琴轴与琴杆时，弦轴的锥度一定要和琴杆轴孔的锥度一致。胡琴的鞔皮极为重要，其中包括皮的挑选、皮质的处理和鞔皮的松紧等，是个细活路，是很考手艺的。整琴组合的关健在上弦上，要做好弦的粗细与平整度等。对胡琴的上色可以根据制作的进度先上色或完成后上色。松香的作用是增大弓毛对琴弦的摩擦，一般用的是油松上分泌凝固成的天然结晶松脂，或经过提炼的透明色块状松香。”

为了更好的继承和发扬巴塘弦子，扎西利用空闲时间举办了巴塘弦子和胡琴制作培训班。目前，已培养出了集唱、拉、跳制于一身的弦子艺人40多个。扎西说，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精神文化需求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年青人只有20%左右对传统文化感兴趣，巴塘弦子传承与发展的现状并不乐观，单靠少数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充分发挥好现有弦子艺人们的作用，让人们重新热爱上巴塘弦子，让巴塘弦子走向世界。

记录2017

川人主动开拓了丝绸之路

■肖姗姗

“我们要记住，丝绸之路是历史的美好，‘一带一路’是现在和未来的美好。”6月11日，在成都，中国历史地理学泰斗、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做客成都方所书店，以《丝绸之路与中国和世界》为题，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了中国和丝绸之路的关系，更特别佐证了四川人的主动开拓对“丝绸之路”的开辟有重要的意义。

“好奇”的四川人活跃在路上

“我们讲的传统丝绸之路，是100多年前由德国的学者李希霍芬所提出，但这条‘丝绸之路’是由谁开辟的，没人知道。可能是古人费了很长时间开辟，也有可能是无意识的，完全出于天性。”葛剑雄认为，人类有两个天性，一是为了生存会迁移，二是好奇。“过去人们只能利用天然资源，当人口增加，天然资源不够了，采取的办法就是迁移往外走，所以人才走到了世界各地。此外，总有一些人想往外走看看外面的世界，这很重要，很重大的发展就是因为有那些好奇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人可能是这条路上最“好奇”的人。葛剑雄讲了这样一段历史——张骞给汉武帝说在西域看到了蜀地产的布，还有邛崃地区产的竹子做的手杖，原来这些东西都是商人从某国买来的，这时，汉武帝才知道原来四川有道路可以通到古代印度等地，所以之后汉武帝就下令，从今天四川宜宾往云南方向修路，尽管由于工程艰巨，劳民伤财，修了一半修不下去停止了，但后来还是开通了。

“两千多年前已经把产品销到国外，这不是官方组织的，连汉武帝都不知道，这些开拓都是四川人自己进行的。”葛剑雄因此还认为，四川当时对外的路，绝对不止一条。

以前贩卖商品 现在传播文化

众所周知，当时在丝绸之路上运输的，包括丝绸、茶叶、瓷器、日用品，但李希霍芬为何偏偏叫它“丝绸之路”，而不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呢？葛剑雄说：“张骞根据自己的第一次长途跋涉的经验认为，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只有像丝绸这样本身价值高、分量轻、适合长途运输与保存的商品是最受欢迎的。所以他第二次出使带了大批的丝绸，后来很快有人把这些来到西域的丝绸进一步往西贩到波斯，然后贩到罗马。物以稀为贵，丝绸在罗马的价格一度比黄金还高，这样就驱使大批商人不惜长途跋涉在这条道路上，源源不断把中国的丝绸运过去，形成了丝绸之路。”

最初的“丝绸之路”是为了贩卖商品，对于“一带一路”，葛剑雄认为它不是丝绸之路的简单延续或重建，而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今天建‘一带一路’，目标应该是合作，是互相了解，是互通，争取双赢，然后能够建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葛剑雄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挑战是前所未有的，需要认真的调查、研究，更需要创新，“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财富。要推广中国文化，要推广中国道路，那么最有效的，就是要让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变成文化产品，变成文化服务，传播到世界各地。”

《走近西藏文化与藏传佛教》专题讲座在维也纳大学举行

中国藏文化交流团近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举办《走近西藏文化与藏传佛教》专题讲座，并与百余名奥地利各界人士就有关西藏的历史、社会文化及经济发展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探讨和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郝时远用翔实的资料、数据和图片，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西藏自1959年民主改革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向在场的奥地利各界人士介绍了西藏民主改革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文化保护、教育制度、人民生活水平等多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和积极成果，并对现场提问者的每一个问题进行解答。

维也纳大学博士鲁道夫·施奈德对记者说，通过这次讲座，他了解到今天的西藏有藏语广播电台、藏文报纸，甚至在手机中都有藏文软件，而这些情况都是他之前不了解的。

郝时远说，百闻不如一见，希望各国朋友有机会都到西藏去亲眼目睹那里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可喜成就。此次中国藏文化交流团欧洲之行，旨在讲好中国故事、让国外学术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多样性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现状，促使某些国外人士改变偏见、重新思考。从已经在马德里和维也纳举行的两场讲座的效果来看，国外学术界对于中国西藏不但有着浓厚兴趣，参与热情较高，而且对西藏的认知也开始发生积极和显著的变化。

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李夏德对记者说，组织此次讲座让维也纳的公众有机会与来自中国的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真切了解包括西藏在内中国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

李夏德有两次去西藏的经历。1982年，他带领一个奥地利旅行团首次来到西藏拉萨；2014年，他作为西藏发展论坛的受邀者再次赴藏，这次去了林芝。他亲眼目睹了32年间当地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巨大改善，感受到经济发展的同时西藏自然和文化保护取得的成果。

他说，中国西藏神奇的风光和独特的文化对于欧洲人具有无穷的魅力，希望能够组织更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西藏的活动，让更多的奥地利人和欧洲人消除对西藏的主观想象和误解，了解真实的西藏现状和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多样性。

郝时远在讲座结束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中国藏文化交流团出访欧洲，主要是与欧洲当地政要、媒体、学术界交流互动，通过多种形式传达西藏历史文化的真相，特别是当今西藏社会发生的真实变化及未来的光明前景。对当代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任何人都不能熟视无睹。

活动结束时，交流团成员、西藏昌都强巴林寺经师罗松江村为奥地利前驻华大使沃尔夫冈·魏德夫妇献上了洁白的哈达。沃尔夫冈·魏德1980年至1986年担任奥地利驻华大使，对中国很有感情。他告诉记者，自己一直都在关注中国发展，现在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欢迎将来有更多的中国代表团来到维也纳。

悦读

乡愁里的花

■熊召政

宋之问《渡汉江》中所言“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种复杂的心态，今天的人已经很少有了。交通的发达，使得“千里江陵一日还”不再是诗人的夸张，而是人人可及的现实。纵为天涯游子，归乡也不是难事。但是，每逢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故乡与亲人，依然会撩拨我们的心灵。“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佳节，首重春节，其次就是清明了。而亲人，首重年华向暮的长辈，次则长眠泉下的列祖。因为牵挂，我们便思念故乡；因为故乡，我们每年总有那么几次会生起浓浓的乡愁。

近年来，经常会有一些令人费解的新词突然闯进我们的生活，折磨我们的智商。而这些新词因它们是时代的产物而让我们无法忽略，无法躲避；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诸如“国学”“大师”“活佛”“巨匠”等非常庄重而神圣的旧词，被我们肆无忌惮地滥用，以至变得“狗血”。这种尴尬，让我们既“为赋新词强说愁”，又“看尽溪山不见峰”。此情之下，每个人心中的乡愁，便成了一丝温暖、一份慰藉、一种抵抗流俗的武器。我曾认为，只有离乡背井的游子才会有乡愁，后来明白，一辈子从未离开故乡的人，若生起乡愁来，会比游子来得更加猛烈，更加难以遏止。

去年暮春四月，我曾特地抽两天时间回故乡赏了一回天马寨的杜鹃花，并即兴写了一篇短文：

天马寨与娄子石山脉相连，乃前山后山之分。

卯时登山，晴色忽逝，片云倏然而来，细雨若烟，擎伞行山，不觉山色湿人衣。曲折山道，与李白诗“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庶几近之。然赏花心切，攀援不知艰难。

入山乍见，远山若黛，近峰耸翠，偶尔一朵花逍遥于涧边，若独影摇红。然四百公尺之下，花期已萎，五百公尺之上，花事正旺。萎者如胭脂溅泪，旺者如赤龙吐焰。登山二时后驻此龙脊，始觉画屏环列，虹廊深邃。万千花枝，纷来眼底；五彩杜鹃，屡入诗怀。若黄若紫，若红若白，色绚而妩媚，色绛而缤纷。一簇横空，如飘霓接袖；千凤争坡，如朝霞漫涌。花摇曳，人陶醉。流连复流连，唯愿花期长续；行行复行行，不觉雨去晴来。

披芬芳于此山，揽花期于谷雨。正所谓万山如海，乡愁如舟。沧海骋目，眼界外无穷碧落；扁舟载我，迷不知终其所止。

这篇不足400字的短文，配上数十幅天马寨杜鹃花的照片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后，被很多朋友点赞、转发。短文受欢迎，乃是因为赏花人的乡愁得到了他们的认同。

所谓乡愁，并无太深的道理，凡往昔所历，今日不得见者而产生的惆怅，皆可以乡愁誉之。如儿时吃惯了奶奶手制的地菜春卷，如今奶奶作古，每每看到地菜春卷后，便会怀念她；如清明扫墓之后，母亲带着我去山中采兰，过一座小石桥时必会停下，在桥头的茶亭里歇息片刻，从善人施舍的茶缸里舀一碗温茶来喝，如今小石桥已拆，茶亭消失，经过此地看到的是一片居民小区，感慨万千；还有夜晚昏黄的街灯下，在学校上完晚自习的我，常会花两分钱从挑着柴火担子的小贩手里买一只小竹筒里的蒸糕，如今制作蒸糕的小贩杳然不见，小镇上也再无昏黄的街灯了……凡此种种，让我们体会到了白云苍狗般的无常、世事推移的无奈。而此时，当我们看到满坡满坡的杜鹃花，便会感叹，世事变幻太多而花期年年无误，人生苦短韶华易逝而山花灿烂不变。尤其是当你经历咳唾成风波恶俗成时尚的生活之后，看到这些杜鹃花如此绚丽如此逍遥，大有“悠悠天地悠悠我”的况味，直如忽见鲛宫之珠、丹凤之毛，莫不立刻神清气爽，感到生活还是这般美好。

时下凡事皆以创新量之，但这乡愁绝不是创新的产物，乡愁与怀旧是紧密相连的。唐宋以来，文人的小品文盛行，记述市井故事，传递澡雪精神，或折节于大匠之门，或磨砺于政务之衙。泛读一千余年来的士林雅集，便会发现林林总总的文集中有着共同的特点，即怀旧与批判。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越来越便捷，但它的副作用也不容小觑，精神的矮化、流俗化，心灵的钝化、空洞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这似乎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这过程既是福音，也是不幸；既是希望，也是乡愁；既是社会前进的推力，也是道统批判的理由。

文人的可悲之处在于杞人忧天，可爱之处也在于杞人忧天。当了一辈子书生的我，已习惯了这种生活。长怀忧患之心，精神的负担必然沉重，若没有排解的能力，总有一天会把自己压垮，但好在我有相濡以沫的亲人，有青山绿水的故乡，亲人是我的心灵依托，故乡是我的清静道场。有此两种，便得了清福；所谓乡愁，唯情而已矣！

今年清明，我又回到了老家。儿时住惯的乡居，如今成了风景区，名西河十八湾。触目所及的山岚烟树、鸡犬桑麻、村落竹林、溪声鸟啼都没有改变，心下便诧异，我的童年少年竟然是在风景区里度过的，怎么就浑然不觉呢？在山上祭扫完父母的坟墓下来，我被人迎进路边一栋陈旧的仓库里，在这里，我居然见到了十几位乡亲，他们是我43年前下放到这里时结识的伙伴。当时村里组织了一个文艺宣传队，我任队长，他们都是队员，年纪最大的20多岁，最小的只有12岁。那时还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其后经历了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等漫长的岁月，40年间，我与他们大多未再见面，今番重逢，他们已从当年的红男绿女变成了今日的白发翁媪。让我惊奇的是，他们没有在家含饴弄孙，而是原班人马组成了一个“十八湾艺术团”，什么都没有改变，唯一的改变是，我不再是他们的队长了。在那简陋的仓库里，他们为我表演了两个42年前我编写的节目。这自然勾起了我对青春的回忆，心中那一份带着些许酸楚的喜悦充溢着心灵。我问如今已七十高龄的队长老友，可有新排演的节目，他说，他刚刚写了一个表演唱《我要赞当今》。我问为何要写这个节目，他告诉我，他当了一辈子农民，当今是他最称心的时候，也最幸福。听他这么表白，我心中思忖：我那点“江山依旧，人事全非”的乡愁是不是庸人自扰呢？老友的大伯曾是当年的红军，而他却成为乡村艺人。这就是土地，这就是乡亲，当春风沉醉的时候，这片土地就会绽放如火如荼的杜鹃花；当时代改变了，质朴的乡亲们也很乐意承担生活给予他们的任何角色。

返回省城的路上，我的脑海中一直涌现着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以及花丛中那些白发苍苍的乡村艺人。离开故土，车轮向晚，深深浅浅的鹧鸪声中，我的乡愁又起了。